

論閩東霞浦方言 $\text{maŋ}^2 \text{nau}^5$ “飯” 的 來歷及相關問題*

吳瑞文
臺北中研院

根據我們的田野調查，霞浦北壁方言用以指涉“飯”（steamed rice）這一物質名詞的，不是一般閩語乃至於其他漢語方言習用的同源詞“飯”，而是一個雙音節的成份 $\text{maŋ}^2 \text{nau}^5$ 。至於霞浦方言中，與其他漢語方言相應的“飯” puŋ^6 ，則專門用來指涉“早餐”（breakfast）。

透過可靠的音韻對當關係，我們認為霞浦“飯” $\text{maŋ}^2 \text{nau}^5$ 的語源是“暝晝”。它的構詞方式是把“暝^{晚餐}” maŋ^2 與“晝^{午餐}” tau^5 兩個成分並列起來成為一個複合詞。就我們的調查所知，“暝晝”這個複合詞至少見於羅源與霞浦兩個方言。在羅源方言中，“暝晝”指的是正餐（三餐），不用來指“飯”。而在霞浦方言，“暝晝”被用來專指“飯”。從詞彙轉移的角度來看，它的動因（motivation）乃是源於“飯” puŋ^6 取代了原先的“早^{早餐}”，造成語義上的混淆。就“飯”而言則是留下了一個語義空缺。基於語言實際溝通的需要，這一空缺必須被填補，最終促成“暝晝”的語義在霞浦方言中被窄化（narrowing）。我們推測過程如下：

* 首先要感謝霞浦北壁方言發音人林承亮先生，這個題目是進行田調時林先生給我的功課，同時還要感謝羅源發音人吳翔沖小姐、福安發音人林奎良先生供我諮詢。本文寫作過程中先後與同事林英津教授，本所博士後林幼菁博士、黃菊芳博士、鄭盈盈博士及本所專兼任助理同仁討論，尤其要感謝他們所提供的關於閩南語、客家話的判讀。本文初稿寫成後曾於第十一屆閩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漳州師範學院，2010/1/9-11）上宣讀，得以與諸多研究閩東方言的學者及研究生討論，獲益良多。另外還要感謝兩位不具名審查人的意見，不但指出術語上的問題，並在內容上提供我們更深入的思考。本文英文摘要曾與本所助理譚家麒先生討論，方言地圖的繪製則得力於林志憲先生，亦此致上謝忱。當然，文中任何殘存的問題，責在作者。

	飯		早餐		早上
第一階段	puŋ ⁶	:	tɕa ³	←	tɕa ³
第二階段	puŋ ⁶	↗	puŋ ⁶	:	tɕa ³
第三階段	maŋ ² nau ⁵	:	puŋ ⁶	:	tɕa ³

另外, 檢視目前已經披露的材料, 有好幾個閩東北片方言用來指涉“飯”(steamed rice)的形式, 其語源不能確知。例如: 福安 maŋ⁵、柘榮 maŋ⁵、壽寧 maŋ⁵、周寧 maŋ⁵。霞浦方言“飯”maŋ² nau⁵這一形式, 為上述語源問題提供關鍵性的證據。從比較的觀點來看, 我們推測 maŋ² 來自早期雙音節詞彙 *maŋ² tau⁵ 合音的結果。合音的手段是第二音節丟失了聲母、韻母, 而以其聲調取代了第一音節的聲調。這種聲調的取代可理解為一種補償作用 (compensative effect)。

關鍵字: 閩東方言、比較方法、語義發展、詞彙轉移、歷史語言學

1. 引言

根據我們的田野調查, 霞浦北壁方言用以指涉“飯”(steamed rice)這一物質名詞的, 不是一般閩語乃至於其他漢語方言習用的同源詞“飯”, 而是一個雙音節的成份 maŋ² nau⁵。至於霞浦方言中, 與其他漢語方言相應的“飯”puŋ⁶, 則專門用來指涉“早餐”(breakfast)。霞浦北壁方言的這個現象相當有趣, 值得增加方言材料, 擴大比較範圍以提出全面的解釋。本文的主要目的是:

- (1) 從音韻對應探討霞浦方言 maŋ² nau⁵ 這個語詞的語源 (etymon)。
- (2) 從比較的觀點, 探討“飯”與“早餐”這兩個詞彙在閩東方言中的語義發展與詞彙轉移, 從而說明霞浦方言 maŋ² nau⁵ 指涉“飯”的始末。
- (3) 根據上述觀察所得的結果, 進一步說明若干閩東北片方言“飯”的語源及其所經歷的語音變化。

在進入正式討論之前, 附帶說明兩點。

第一、關於霞浦北壁方言 (以下一律簡稱為霞浦方言) 的聲韻調系統, 請參看下表^①:

① 關於霞浦北壁方言更詳細的記錄及說明, 我們將另文討論, 茲不贅述。

表 1 霞浦北壁方言的聲韻調系統

聲母	p 婆飽平八	p ^h 破屁縫拍	m 麻霧網目		
	t 大刀電竹	t ^h 偷兔蟲踢	n 汝二南肉	l 旅利兩綠	
	ts 蔗紙磚叔	ts ^h 醋笑唱七			s 寫四前翼
	k 歌九团寄	k ^h 課去犬闊	ŋ 牙五硬月		h 蝦磚兄福
	ø 我伊碗學				
韻母	a 飽炒咬教	i 雞藝伊離	u 菇烏過課	ɛ 茶買矮街	ɔ 抱桃刀臊
	y 豬書鼠水	œ 初芋梳喉			
	ia 蛇紙寄外	ua 拖我磨籬	ai 獅屎使菜	au 掃抄薄包	ɔi 累瑞穗櫃
	ɛi 來梨四是	ui 開鬼貴迫	øy 堆腿催碎	iu 鬚酒秋泗	ue 杯飛陪梅
	ou 富婦舅醋				
	uai 歪怪	iou 笑少腰柱			yo 去
	aŋ 三山含寒	iŋ 淹鹽琴錢	uŋ 全船拳飯	ɔŋ 倉糖缸長	yŋ 胸春宮熊
	œŋ 東紅冬蟲	ɛŋ 鮮千前間			
	iaŋ 鼎聽餅領	uaŋ 盤滿官灌	yoŋ 量牆箱唱	ouŋ 酸貫捲睏	
	ak 踢盒甲鴨	ik 筆漆蜜北	uk 出佛曝木	ɔk 薄索桌	yk 藥蓆尺石
	œk 角各	ɛk 疊汁舌拔			
	iak 赤	uak 罰機闊活	iek 食摘糴	ouk 雪月骨學	øyk 鑿讀六目
	ŋ ^① 不(否定副詞)				
聲調	陰平 44 東西天風	上聲 53 鬼九手草	陰去 35 四算去唱	陰入 45 百七鐵竹	
	陽平 11 門龍糖紅		陽去 23 五近飯硬	陽入 53 白六月讀	

第二、本文引用相關漢語方言語料，均以標注數字調調類為主。數字調調類與古音的對應關係如下：

古音調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調類標注	1	2	3	4	5	6	7	8

除了以上八個單字調之外，凡在句中或詞中讀輕聲的成分，其聲調都標為0。

① 霞浦方言的否定副詞是ŋ⁶，漢語的語源不明，本文暫時都寫作“不”。

2. 從音韻對應看霞浦方言 $maŋ^2 nau^5$ “飯”的來歷

我們認為，閩東霞浦方言指涉“稻米蒸煮之後的食品” $maŋ^2 nau^5$ 其語源是“暝晝”。本節專就音韻對應的角度加以說明。

首先，在霞浦方言中，“飯” $maŋ^2 nau^5$ 一詞的前一音節與表示“晚上”的詞彙完全同音。同源詞證據如下^①：

表2 霞浦方言“暝”的同源詞對應表

	暝 夜晚	生 生頭	病	井	晴	青	醒
霞浦	$maŋ^2$	$saŋ^1$	$paŋ^6$	$tsaŋ^3$	$saŋ^2$	$tshaŋ^1$	$tshaŋ^3$
福清	$maŋ^2$	$saŋ^1$	$paŋ^6$	$tsaŋ^3$	$saŋ^2$	$tshaŋ^1$	$tshaŋ^3$
泉州	$mĩ^2$	$sĩ^1$	$pĩ^5$	$tsĩ^3$	$tsĩ^2$	$tshĩ^1$	$tshĩ^3$

觀察以上所列的同源詞證據，不難發現它們都來自梗攝，而且涵括梗攝的二、三、四等，就層次分析而言，屬於閩語最早期的一個層次^②。我們認為前一音節 $maŋ^2$ 就是“暝”。

其次， $maŋ^2 nau^5$ 一詞的後一音節是個陰去調，我們推測它的語源是“晝”。請看下列同源詞表：

表3 霞浦方言“晝”的同源詞對應表

	晝 中午	流	九	頭	豆	厚	走 透
霞浦	tau^5	lau^2	kau^3	$t^h au^2$	tau^6	kau^6	$tsau^3$
福清	tau^5	lau^2	kau^3	$t^h au^2$	tau^6	kau^6	$tsau^3$
泉州	tau^5	lau^2	kau^3	$t^h au^2$	tau^5	kau^4	$tsau^3$

① 我們一併列出閩東福清、閩南泉州兩個方言做參照。福清根據馮愛珍（1993），泉州根據林連通（1995）。

② 梗攝開口字的相關討論見吳瑞文（2010）。

以上這批同源詞都來自流攝，且涵括一、三等，也屬於早期層次。 nau^5 這一音節以韻母和聲調而言，都與中古流攝三等知母的“晝”若合符節。進一步要說明的問題是，霞浦方言的 tau^5 ，何以會由原來舌尖塞音的 t- 改讀為舌尖鼻音聲母 n- ？這個問題相當容易解釋。根據學者的報導，閩東方言有豐富的連讀音變，其中一項是聲母類化^①。所謂聲母類化，是指兩個音節相結合之後，後一音節往往受前一音節的韻尾影響而造成發音方法上的同化，霞浦方言也不例外。先觀察下列霞浦方言的例子：

表 4 霞浦方言的聲母類化現象

$\text{p-}, \text{p}^{\text{h}}\text{-} > \text{m} / \text{ŋ}\text{—}$		
算盤	$\text{souŋ}^5 \text{puaŋ}^2$	$\rightarrow \text{souŋ}^5 \text{muaŋ}^2$
不打	$\text{ŋ}^6 \text{p}^{\text{h}} \text{ak}^7$	$\rightarrow \text{ŋ}^6 \text{mak}^7$
$\text{t-}, \text{t}^{\text{h}}\text{-}, \text{s-} > \text{n} / \text{ŋ}\text{—}$		
今旦 _{今天}	$\text{kiŋ}^1 \text{taŋ}^5$	$\rightarrow \text{kiŋ}^1 \text{naŋ}^5$
頂頭 _{上面}	$\text{tiŋ}^3 \text{t}^{\text{h}} \text{au}^2$	$\rightarrow \text{tiŋ}^3 \text{nau}^2$
先生 _{老師}	$\text{seŋ}^1 \text{saŋ}^1$	$\rightarrow \text{seŋ}^1 \text{naŋ}^1$
$\text{ts-}, \text{ts}^{\text{b}}\text{-} > \text{nz} / \text{ŋ}\text{—}$		
廣州	$\text{koŋ}^3 \text{tsiu}^1$	$\rightarrow \text{koŋ}^3 \text{nziu}^1$
不唱	$\text{ŋ}^6 \text{ts}^{\text{h}} \text{yoŋ}^5$	$\rightarrow \text{ŋ}^6 \text{nzyoŋ}^5$
$\text{k-}, \text{k}^{\text{h}}\text{-}, \text{h-} > \text{ŋ} / \text{ŋ}\text{—}$		
香菇	$\text{hyoŋ}^1 \text{ku}^1$	$\rightarrow \text{hyoŋ}^1 \text{ŋu}^1$
儂客 _{客人}	$\text{noeŋ}^2 \text{k}^{\text{h}} \text{ak}^7$	$\rightarrow \text{noeŋ}^2 \text{ŋak}^7$
東風	$\text{tœŋ}^1 \text{huŋ}^1$	$\rightarrow \text{tœŋ}^1 \text{ŋuŋ}^1$
$\text{m-}, \text{n-}, \text{l-}, \text{ŋ-} > \text{m-}, \text{n-}, \text{l-}, \text{ŋ-} / \text{ŋ}\text{—}$		
青盲	$\text{ts}^{\text{h}} \text{aŋ}^1 \text{maŋ}^2$	$\rightarrow \text{ts}^{\text{h}} \text{aŋ}^1 \text{maŋ}^2$
人肉	$\text{noeŋ}^2 \text{nyk}^8$	$\rightarrow \text{noeŋ}^2 \text{nyk}^8$
先來	$\text{seŋ}^1 \text{lei}^2$	$\rightarrow \text{seŋ}^1 \text{lei}^2$
不外 _{不出去}	$\text{ŋ}^6 \text{ŋia}^6$	$\rightarrow \text{ŋ}^6 \text{ŋia}^6$

以上諸例顯示，不同部位的塞音或塞擦音，會因為前一成分帶有鼻音韻尾- ŋ 或是一個成音節的鼻音 ŋ^6 而產生語音的順向同化（assimilation）。由此推論，我們有把握認為 $\text{maŋ}^2 \text{nau}^5$ 其實來自更早期的 $^* \text{maŋ}^2 \text{tau}^5$ 。現在語音平面上的舌尖鼻

① 福州話與福清話的情況可分別參看袁家驊（2001）、陳澤平（1998）與馮愛珍（1993）的相關討論。

音聲母 n-，其成因乃是原先的 *tau⁵ 受前一音節 maŋ² 的舌根鼻輔音韻尾的影響所致。總而言之，我們認為 maŋ² nau⁵ 後一音節的語源正是“晝”。

附帶一提，也許有人會認為，在霞浦方言中意為“飯”的 maŋ² nau⁵ 有没有可能是“饅頭”這個詞彙發生了“泛化” (broadening) 這類的語義變化？也就是說，“饅頭”這個詞從原先的麵粉類食物擴大為指蒸煮的米飯？我們認為這個推測不能成立。原因在於：首先，霞浦方言確實也存在“饅頭” muan² t^hau² 這個詞彙，其內涵與普通話相同。霞浦當地的發音人指出，饅頭這種麵粉做的食物是後來傳入的，當地不產小麥，早期沒有這樣的食品。更重要的一點是，就音韻對應來看，maŋ² nau⁵（飯）與 muan² t^hau²（饅頭）不論是前一個音節或後一個音節，都應該分別有不同的語源。先來觀察“饅頭” muan² t^hau² 前一音節的音韻對應^①：

表 5 霞浦方言“饅”的同源詞對應

	饅	盤	滿	斷	官	灌	萬
霞浦	muən ²	puən ²	muən ³	tuən ⁶ ②	kuan ¹	kuan ⁵	uaŋ ⁶
福清	(maŋ ²)	puən ²	muən ³	tuən ⁶	kuan ¹	kuan ⁵	uaŋ ⁶
泉州	(ban ⁵)	puā ² p ^h uan ²	buā ³ buan ³	tɿ ⁶ tuan ⁶	kuā ¹ kuan ¹	kuan ⁵	(ban ⁵)

以霞浦方言而言，uaŋ 韻母來自山攝的合口一、二、三等字，不雜其他韻攝。饅頭的“饅”在霞浦方言讀為 muən² 完全合乎對應關係。至於福清的 maŋ²、泉州的 ban⁵，不難發現它們與其他山攝合口字的表現也不大一致，我們推測這類不帶合口成份的讀音可能是晚近才從北方方言 man² t^hou⁰ 移借進來^③。

至於第二音節，根據上表 3，表示米飯的 nau⁵ 與饅頭的 t^hau² 聲調不同，就規則對應而言，無法認為這兩個成分是同源的。總而言之，尋繹上述各項線索，我們排除 maŋ² nau⁵ “米飯”是從 muan² t^hau² “饅頭”經過某種語音及語義變化而衍生出來的形式這一可能性。

① 有文白異讀的，先列白讀次列文讀。帶有括弧“()”的表示特殊對應關係。
② 霞浦方言的 uaŋ 韻母與舌尖輔音結合的音節相當少，這裏的斷 tuən⁶是指到廟裏求神問卜，占斷凶吉。附帶一提，表示折斷的意思則讀 toŋ⁶。
③ 例如臺灣閩南話一般就直接讀為 man⁴⁴ t^ho¹³，語音形式與來源語相當接近。有些閩南方言則有自己內部創造出來的形式，例如金門閩南語稱饅頭為 mī⁶ t^hau²，語源應該是“麵頭”。

3. 閩東方言的詞彙轉移與語義機制

本節我們聚焦於“飯”與“早餐”這兩個詞彙，把整個閩東方言都納入比較的範圍作一番較為深入的觀察。我們觀察的重點包括兩方面：首先，我們從大規模的比較，指出閩東方言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一種詞彙轉移，同時歸納出這個詞彙轉移的共時地理分佈與邏輯涵蘊關係。其次，我們從語義發展的角度，進一步說明造成這一詞彙轉移的機制。

3.1 閩東方言“飯”與“早餐”的詞彙轉移

根據目前可見的閩東方言材料及我們的田調記錄，下面列出 19 種閩東方言的“飯”（steamed rice）、“早飯”（breakfast）、“午飯”（lunch）與“晚餐”（dinner）等四個義項加以觀察。請看下表^①：

表 6 19 種閩東方言的“飯”、“早飯”、“午飯”與“晚餐”

方言 \ 詞彙	飯 steamed rice	早飯 breakfast	午飯 lunch	晚餐 dinner
福州	$puoŋ^6$	$tʂa^3$	tau^5	$maŋ^2$
連江	$puoŋ^6$	$tʂia^3$	tau^5	$maŋ^2$
長樂	$puoŋ^6$	$tʂa^3$ 、 $tʂyək^7$	tau^5	$maŋ^2$
閩清	$puoŋ^6$		tau^5	$maŋ^2$
古田	$puoŋ^6$		tau^5	$maŋ^2$
福清	$puoŋ^6$		tau^5	$maŋ^2$
永泰	$puoŋ^6$		tau^5	$maŋ^2$

① 福州根據馮愛珍（1998）。長樂、古田根據林寒生（2002）。馬祖根據杜佳倫（2006）及與她的私人聯繫。霞浦北壁與羅源鳳山都根據我們的調查筆記。福安穆陽根據秋谷裕幸（2008b）的討論稿，感謝他願意讓我們引用這份尚未出版的文稿。其他材料都根據各縣（市）志方言志。

續表

詞彙 方言	飯 steamed rice	早飯 breakfast	午飯 lunch	晚飯 dinner
羅源	puoŋ ⁵		tau ⁵	maŋ ²
馬祖	puoŋ ⁶		tau ⁵	maŋ ²
屏南	puŋ ⁶		tau ⁵	maŋ ²
寧德	puŋ ⁶		tau ⁵	maŋ ²
霞浦城關	pouŋ ⁶		tau ⁵	maŋ ²
羅源鳳山	puoŋ ⁶ (maŋ ² nau ⁵) ^①		tau ⁵	maŋ ²
霞浦北壁	maŋ ² nau ⁵	puŋ ⁶	tau ⁵	maŋ ²
福安穆陽	maŋ ⁵	puŋ ⁶	tau ⁵	maŋ ²
周寧 ^②	maŋ ⁵	pun ⁶	tau ⁵	maŋ ²
柘榮	maŋ ⁵	puoŋ ⁶	tau ⁵	maŋ ²
壽寧	maŋ ⁵	puoŋ ⁶	tau ⁵	maŋ ²
福鼎	mai ¹		tau ⁵	maŋ ²

以上的 19 種閩東方言，可以大別為兩類：

① 據我們的田調所得，羅源鳳山也有 maŋ² nau⁵ 一詞，然而不專指飯，下文將會討論這個問題。

② 我們手上至少有兩種周寧方言的語料，一種是《周寧縣志·方言志》，一種是林寒生（2002）。其中《周寧縣志·方言志》有同音字表、詞彙表與語法等等材料。就讀雙唇鼻音的 maŋ⁵ 這個語詞的記音而言，同音字表闕載，在詞彙與語法中記音也不一致。現在全部轉錄於下（頁 658）：

man^{24>44} p^hi⁴² 鍋巴（頁 652）

tyk⁵ man²¹ 盛飯（頁 653）

nœŋ²¹ le²¹ ien²¹³ se²¹³, maŋ²⁴ tsy⁴² t^hak⁵ mo²¹ le²¹³ (< se²¹³)

人來很多，飯煮太少（直譯：人來恁多，飯煮得無多）。

上面看到周寧的“飯”有 man²⁴、man²¹ 與 maŋ²⁴ 三個讀音，其中 24 是陰去調，21 是陽平調。造成這種歧異的原因可能是記音的詳略，也可能是排版的問題。為求審慎，我們這裏引用的是林寒生（2002：61）的周寧話 maŋ⁵。

(A) “飯” = “早餐”

閩清、古田、福清、永泰、羅源、馬祖、屏南、寧德、霞浦城關、羅源鳳山、福鼎

(B) “飯” ≠ “早餐”

(B1) 福州、連江、長樂^①

(B2) 霞浦北壁、福安穆陽、周寧、柘榮、壽寧

(A) 類“飯”與“早餐”使用相同的形式。其中絕大部分閩東方言的形式是“飯”(漢語語源是山攝合口三等非系字)，只有福鼎用的是 mai^1 。根據秋谷裕幸(2005: 193-194)， mai^1 這個詞的語源是“糜”，是從浙南閩南區方言中借進來的，我們在此接受這個看法。

在(B)類中，根據所使用的同源詞來歷，又可以區分出兩個次類。(B1)是以“早”指稱早餐，(B2)則是以“飯”指稱早餐，前者是表述時間的抽象性體詞，後者是較為具體指涉食物的體詞。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B)底下的這兩種次類，就歷史發展而言究竟何者是較早的型態？我們認為是(B1)。理由可從兩方面來說明：

第一，閩東各方言都用表時間的體詞指涉午餐(晝 tau^5)與晚餐(暝 maŋ^2)。就內部擬測的角度來看，我們有把握推論閩東方言在更早的階段是分別利用一天之中三個時間性體詞成份(即早、晝、暝)來指涉三餐。這是一套成系統的語義投射(mapping)。

第二，就外部比較而言，與閩東方言密切相關的閩南方言、閩北方言乃至於若干漢語方言(例如吳語、客家話)，都是使用時間性體詞來表述三餐^②。請觀察下列的詞彙表^③：

①、長樂 tsyøk^7 的語源是“粥”。以早餐而言，語料顯示目前有早、粥兩種形式互相競爭。

② 所謂“使用時間性體詞來表述三餐”，已經排除了用時間詞作為修飾成分所造出來的偏正結構詞彙。例如北京話指涉三餐是用早飯、午飯、晚飯，我們認為北京話表述三餐的策略與閩語並不相同。

③ 漳州根據《閩南話漳腔辭典》(陳正統，2007)。政和根據秋谷裕幸(2008a)的材料。廣東潮州、閩北建甌、吳語溫州的材料都根據《漢語方言詞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1995: 121-123)。臺灣根據我們自己的口語。四縣客語的材料承黃菊芳小姐提供，特此說明並致謝。

表 7

詞彙 方言	飯 steamed rice	早餐 breakfast	午餐 lunch	晚餐 dinner
泉州	māi ¹ 糜, pŋ ⁵ 飯	tʂa ³ kʰi ³ 早起	lit ⁸ tau ⁵ 日晝	am ⁵ 暗
漳州	pūi ⁶ 飯	tʂa ³ kʰi ³ (tūi ⁵) 早起 (頓)	e ⁶ tau ⁵ (tūi ⁵) 下晝 (頓)	e ⁶ hūi ¹ (tūi ⁵) 下昏 (頓)
潮州	puŋ ⁶ 飯	muŋ ² kʰi ³ 眠起	zik ⁸ tau ⁵ 日晝	mē ² hŋ ¹ 暝昏
臺灣	pŋ ⁶ 飯	tʂai ³ kʰi ³ 早起	tau ⁵ 晝	am ⁵ 暗
建甌	pyŋ ⁶ 飯	tʂau ³ 早	te ⁵ 晝	maŋ ² 暝
政和鎮前	pa ⁶ poŋ ⁶ 白飯	poŋ ⁶ 飯	tu ⁵ 晝	maŋ ² 暝
溫州吳語①	va ⁶ 飯	tʰi ¹ kuə ¹ 天光	ne ⁸ tɕiəu ⁵ 日晝	fiə ² ɕy ¹ 黃昏
四縣客語	fan ⁵ 飯	tʂeu ¹ 朝	tsu ⁵ 晝	am ⁵ 暗

上表中可以清楚發現閩南、閩北、吳語、客語都是使用時間性體詞來指涉三餐。比較特別的是漳州方言，它可以帶有“頓” tūi⁵ 這一成份。我們認為這類帶“頓” tūi⁵ 的用法是後起的，推測是與普通話接觸，受普通話早餐、午餐、晚餐的影響而形成。就臺灣閩南語而言，也可以有加“頓” tŋ⁵ 的形式，例如早頓 tʂa³ tŋ⁵、暗頓 am⁵ tŋ⁵，但基本上不大說 *tau⁵ tŋ⁵②。這個現象顯示，就臺灣閩南語而言，仿造國語“早餐、午餐、晚餐”構詞方式的這類加“頓” tŋ⁵ 的形式目前只影響了早餐與晚餐，尚未波及午餐③。

不論是從個別方言內部擬測或是從跨閩語比較來看，閩東方言的“飯”與“早飯”在更早的階段分別使用不同的詞彙，其中指涉三餐的詞彙是來自抽象的時間性體詞。換句話說，福州、長樂與連江等（B1）類型是存古（retention）的方言。由此觀之，“早飯”與“飯”使用同一詞彙的（A）類發生了某種詞彙上的

① 南部吳語如此。北部吳語如蘇州使用的是早飯、中飯與夜飯，顯然與北京話的策略相同。
② 這是對我們身邊以臺灣閩南語為母語的十來位朋友所進行的小規模調查。
③ 造成這種結合限制的原因除了歷史的因素外，可能還與臺灣閩南語的說話人對 *tau⁵ tŋ⁵ 兩個音節結合之後語音或語義上的考慮有關。例如“中晝頓” tŋ¹ tau⁵ tŋ⁵ 就是可以接受的用法。

轉移。亦即，(A) 類是創新 (innovation)。至於 (B2)，就同樣使用同源詞 “飯” 來指稱 “早餐” 這個現象上來推論，則是 (A) 進一步變化的結果。從歷時觀點來看，(A)、(B1) 與 (B2) 的先後次序如下：

$$\begin{array}{ccc} T1 & T2 & T3 \\ (B1) & > (A) & > (B2) \end{array}$$

以上這個推測是根據各種內外材料構擬出來的歷史演變過程。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在共時地理上分佈較為廣闊的類型，未必在歷時發展上屬於早期的表現^①。另一個值得說明的是，上述這個過程還可以從方言的地理分佈上得到證實。以上三個類型的地理分佈請看文末附圖《閩東方言 “早餐” 與 “米飯” 的地理分佈》。

由《閩東方言 “早餐” 與 “米飯” 的地理分佈》這一方言地圖可以發現，在現代閩東方言中，(A) 類型的地理涵蓋面最為廣大，遍及閩東的南北兩片。(B2) 類型範圍比 (A) 小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B2) 被 (A) 南北包夾^②。這個現象可以運用方言地理學的 “ABA 分佈” 來加以解釋。岩田禮 (1995 : 207) 曾對方言地理學 “ABA 分佈” 這一假設有以下的說明：

“ABA 分佈” 假定，某一個地區原來都是詞形 “A” 的地盤，後來內部產生了新的詞形 “B” (或者這個詞是從毗鄰地區傳進來的)，古詞 “A” 由此隔開了。

就閩東方言而言，“ABA 分佈” 的假設顯示 (B2) 原先也經歷過 (A) 這個階段，也就是 “早餐” 與 “米飯” 使用同一個詞 A (即 “飯”)，之後內部產生了新的詞形 B (即 “暝晝”)，早期的形式因此在地理分佈上被隔開了。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觀察某一個語言現象在地理上的分佈有助於證明我們根據比較方法所得出邏輯性歷史進程的假設。

3.2 詞彙轉移的語義機制

上文我們從漢語方言的宏觀比較，特別是根據三餐表述系統的不對稱性，觀

① 漢語音韻史也給我們相同的啟發。比方在現代漢語方言中見系顎化的方言比起見系不顎化的方言在地理分佈上廣大得多，然而歷史證據告訴我們見系不顎化的方言保留更早期的語音特徵。

② 福鼎雖然用的是 “糜” mai^1 這個詞，但在類型上它實質就是 (A)。我們推想福鼎本來也是以 “飯” 這個詞同時指稱 “早餐” 與 “米飯”，在閩南語 “糜” 傳入並取代 “飯” 之後，這兩個不同語義的詞同時被 “糜” 襲取了。

察閩東方言的詞彙轉移,並分別從內部與外部說明閩東方言(A)、(B1)與(B2)三類的關係,更進而從地理分佈上來證明我們所構擬的詞彙歷史發展。從表述“三餐”所使用的詞彙來看,閩方言乃至於溫州吳語、四縣客語等方言內部運作的策略是將原本表述時間的體詞拿來作為及物動詞“食”的賓語,進而指稱一日三餐。這一策略使得原本的時間性體詞其語義內涵得以延展(extend)。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來看,這是以時間性體詞為其來源域(source domain),利用及物動詞“食”進行詞彙編碼(lexical encoding),將之轉化為指涉食物的目標域(target domain)。於是原本的三個時間性體詞便能指涉在特定時間被“食用”之物質名詞。這是一種“轉喻”(metonymy)的手段^①。

根據上述的現象,就閩東方言“早餐”與“飯”的詞彙表現,我們可以建立它們的邏輯涵蘊關係,亦即:

若指涉“蒸煮好的飯”(steamed rice)的形式不使用“飯”這一同源詞成分,那麼“早餐”(breakfast)一定使用非時間性的成分。

特別要指出的一點是,這個涵蘊關係是不可逆的:若指涉“早餐”使用非時間性的成分,不能推論該方言中“蒸煮好的飯”不使用“飯”這個同源詞。這個涵蘊關係,顯示語義變遷所造成的詞彙轉移的內部次序。我們將霞浦方言早上、早餐與飯的遞嬗次序表述如下:

	飯 物質名詞		早餐 物質名詞		早上 時間性體詞
第一階段	puŋ ⁶ 飯	:	tsa ³ 早	←	tsa ³ 早
第二階段	puŋ ⁶ 飯	→	puŋ ⁶ 飯	:	tsa ³ 早
第三階段	maŋ ² nau ⁵ 暝晝	:	puŋ ⁶ 飯	:	tsa ³ 早

第一階段中,時間性體詞“早”透過“轉喻”指涉早餐,此時“米飯”與“早餐”使用不同的詞彙。到了第二階段,物質名詞“米飯”語義擴大,並取代了“早”成為早餐,這是“飯”puŋ⁶的語義泛化所造成。最後在第三階段,由於“飯”這個成分同時指涉“米飯”與“早餐”兩種語義,在口語使用上會造成混淆。基於語言實際運用上的需求,霞浦方言選擇以“暝晝”這個複合詞取

① 以上關於認知語言學的討論,均參看 Lakoff & Johnson《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至於“轉喻”與“譬喻”的分別,前揭書中周世箴的《中譯導讀》(頁104-106)有相當清楚而扼要的說明。

代了原先的“飯” $puŋ^6$ 。就詞彙的歷史發展而言，我們清楚地看到其轉移的關鍵是語義上的拉力與推力^①。還有，這個語義上的作用力使得之前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分別存在的詞彙上的多義性得以消弭。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喫晝” $maŋ^2 nau^5$ 這個雙音節詞所經過的語義變化歷程。根據李如龍、梁玉璋、鄒光椿、陳澤平等（1995：197）的記錄，福州方言也有“喫晝” $maŋ^2 nau^5$ 一詞，指的是“午飯和晚飯的合稱”。再者，根據我們的調查，羅源話也有 $maŋ^2 nau^5$ 一詞，不過語義內涵與上述霞浦及福州都不盡相同。在羅源話中，這個語詞指的是正餐，在加了動詞“食”之後乃是泛指進食、吃東西的行為，尤其重要的是它根本不指米飯。例如：

$tyɛʔ^8 \theta iaʔ^8 maŋ^2 nau^5, moʔ^8 \theta iaʔ^8 ts^h \partial y^5 noʔ^7$
著 食 喫 晝，莫 食 碎 [東西]
得吃正餐，別吃零食。
 $\theta iaʔ^8 maŋ^2 nau^5 moʔ^8 kuon^3 ua^6$
食 喫 晝 莫 講 話
吃東西時別說話。

根據上述的福州話材料，我們可以證實“喫晝”在成為複合詞（compound）之初，的確存在作為並列詞組的階段，這個並列詞組指由“喫晚餐”與“晝午餐”提供其相關的語義內涵。而在羅源方言中，“喫晝”則泛化為指涉正餐乃至於進食的內容，不過羅源的“喫晝”仍與“飯”截然有別。到了霞浦方言，由於“飯”的語義已經被窄化（narrowing 或 specialization）為“早餐”，而原本“米飯”的義項在語言中又有被表達之必要，因此“喫晝”的語義也被窄化而獨佔“米飯”這一語義內涵^②。從比較的觀點上看，“喫晝”這個雙音節詞在福州是並列詞組，在羅源、霞浦則已經是複合詞，這個詞彙構成的時間顯然可以上溯到這幾個方言尚未分化的階段。基於以上認識，顯然霞浦選擇“喫晝”指涉

① 語義變化的拉力與推力可參考 1933 年布龍菲爾德（L. Bloomfield）的《語言論》（袁家驊、趙世開、甘世福的中譯本 1997：532）。布氏在探討英語歷史上曾發生的語義變化時，已經對 food、meat、flesh 等詞彙轉移提出具有典範意義的論述。

② 最常為一般歷史語言學著作引述的例子是古英語（Old English）的“狗” *hund*，其同源詞在現代英語中是指“獵犬” *hound*，語義內涵顯然縮小。更多的例證可參看 Campbell（2004：255-256）。

“米飯”並非無中生有，而是在既有的詞彙庫中擇取一個語義最為接近的成分，符合語言的經濟性原則。

4. 相關問題——閩東北片方言的 $maŋ^5$

本節探討與霞浦方言“暝晝”密切相關的一個問題。在閩東北片方言中，指稱“米飯”的形式大多數不是“飯”，例如福安穆陽 $maŋ^5$ 、周寧 $maŋ^5$ 、柘榮 $maŋ^5$ 、壽寧 $maŋ^5$ 。關於上述各方言 $maŋ^5$ 的語源似乎還沒有人提出符合音韻演變的解釋^①。我們認為，上文所討論霞浦方言 $maŋ^2 nau^5$ 的語源“暝晝”，恰好為這個問題提供關鍵性的證據。就 $maŋ^5$ 這個形式來看，聲母與韻母與“暝”相同，只有聲調是陰去5，根據“暝晝” $maŋ^2 nau^5$ ，我們有理由推測這幾個閩東北片方言進行了以下的語音變化^②：

$$R1 \ A^X-B^Y > A^Y$$

R1 的變化是假設有一個雙音節語詞 A^X-B^Y ，這兩個音節由於緊密相連，產生語音上的合併。合併的手段是：後一成分的聲母與韻母完全丟失（drop），只留下聲調取代了前一音節的聲調。這是合音（syllable contraction），也就是語音弱化的表現：前後兩個音節各自犧牲了某些辨異成分，而達到語音形式簡省的要求。聲調取代的這種行為，也不妨理解為簡省過程中的補償作用（compensative effect）。

類似的合音策略在其他閩東方言也能發現。例如福州、長樂、福清、永泰等閩東南片方言的“牙齒”讀音為 ηai^3 ，這個形式是合音之後的產物^③。合音的過程可擬測如下：

$$* \eta a^2 k^h i^3 > \eta a^2 i^3 > \eta ai^3$$

首先，牙 ηa^2 與齒 $k^h i^3$ 兩個音節形成並列複合詞。其次，就閩東方言音節結合來說，若前一音節的韻母為開尾韻，而後一音節又是以舌根不帶音輔音（k-、

① 《福建省志·方言志》（1996：59、464）將福安、周寧的 $maŋ^5$ 與福鼎的 mai^1 都放在“飯”底下，並認為山攝合口三等的“飯”有這兩種音韻對應，顯然有本字考證上的問題。

② A、B 表示音節，上標的 X、Y 表示聲調。

③ 福州參看馮愛珍（1998：158）。長樂、永泰參看林寒生（2002：57）。福清根據馮愛珍（1993：189）。

k^h 、 h ）為聲母，則後一音節的聲母會丟失^①。我們據以推測必然存在 $\eta a^2 i^3$ 這一過渡階段。最後，“齒”的韻母黏附在“牙”的音節上使整個音節成為 ηai ，“牙”原來的陽平調2也被“齒”的上聲調3所取代^②。

值得追問的是，何以在 $maŋ^5$ （ $< *maŋ^2 tau^5$ ）一詞中，“晝”的聲母與韻母完全消失，而“牙齒” ηai^3 則還留下若干元音的痕跡呢？我們認為這與音節結構限制有關。在閩東方言中普遍存在複合韻母 $-ai$ ，合音之後產生的形式不會形成新結構而對原有的韻母系統造成額外的負擔。相形之下，就“暝晝” $maŋ^2 tau^5$ 這個詞而言，一方面有語音形式上簡省的壓力，一方面又得配合固有的聲韻調搭配關係，那麼與其產生種種特殊的韻母造成整個系統上的負擔，不如選擇最為經濟的方式：以後字聲調取代前字，其餘成分通通丟失。

以上這兩個例子說明，合音這類語音簡化，個別詞彙可以有不同的策略。同時，合音是以個別的詞彙為單位，合音過程中的刪省未必都能遵循固定而一致的軌道^③。再者，如果 R1 確是閩東方言存在的一條合音規則，以之為基礎配合方言的比較證據，應能發掘更多閩東方言的合音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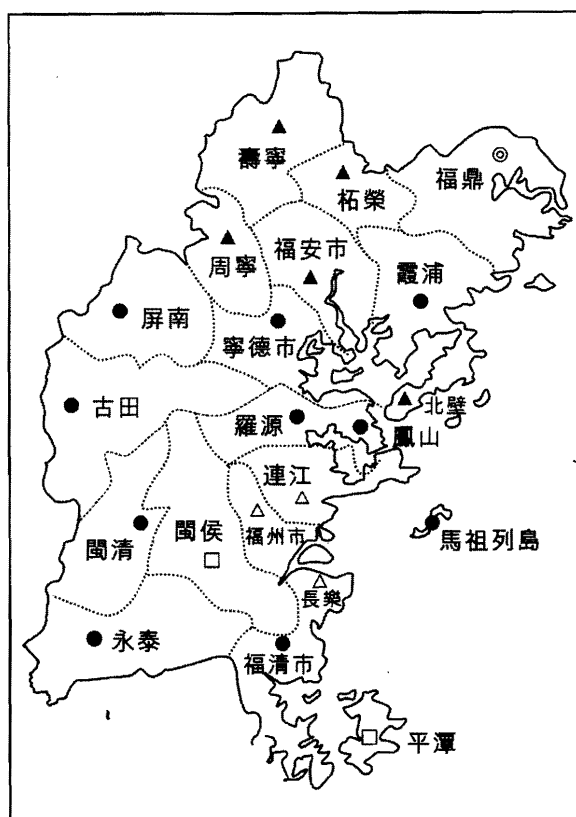
5. 結語

本文一開始的興趣，是探討閩東霞浦方言“飯” $maŋ^2 nau^5$ 一詞的來歷。經由觀察音韻規則對應，我們得知這個雙音節複合詞的語源是“暝晝”。考知來歷之後產生的疑惑則是，何以“暝晝”在霞浦方言能夠用來指稱“米飯”？為了解

- ① 這條規則幾乎是整個閩東方言普遍的變化，亦參見馮愛珍（1993）、陳澤平（1998）的相關討論。
- ② 兩位審查人都指出在探討合音時，Edge-in（兩側取音）是相當重要的原則。所謂 Edge-in，就聲調而言，AB 兩音節的聲調若分別是 22、35，合音之後的聲調可能就是 25（參看 Yip1988, Chung1996: 136）。以福州方言“牙齒”一詞來看，牙字聲調 53，齒字聲調 33，合音之後的聲調是 33，顯然不是運用 Edge-in 的策略。再就我們的實際調查而言，福安指米飯的 $maŋ^{35}$ ，聲調與去、四、快、布等陰去字完全相同。因此我們傾向認為就“牙齒”、“暝晝”這兩個詞而言，其合音策略只是“後者取代前者”而非“兩側取音”。
- ③ 關於各種漢語方言合音的報導，散見於《方言》、《中國語文》及各類學報。限於篇幅，本文不能一一備述，讀者可自行參閱。關於合音的分析法，目前雖尚無共識，但較全面的討論可以參閱鄭良偉（1997 [=1985]: M2-26），Chung（1996），Hsiao（2004）、曹逢甫、石曉嫻（2009）。

決這個問題, 我們進一步觀察整個閩東地區的方言, 從而認識到閩東方言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一項詞彙轉移, 並從地理分佈上加以證明。我們進一步透過方言詞彙的比較, 揭示引起這一詞彙轉移的動因乃是語義發展所造成的推力與拉力。

本文同時也從比較的觀點, 為閩東北片方言中“飯” $maŋ^5$ 這一形式的語源問題提出解釋。我們得出的結論是: 閩東北片方言的 $maŋ^5$ 是“喫晝” $maŋ^2 nau^5$ 合音之後的形式, 合音的手段是後一音節丟失聲母、韻母成分, 並以聲調取代前一音節原有的聲調。



附圖 閩東方言“早餐”與“米飯”的地理分佈

- “早餐” = “米飯”。(A) 型
- “早餐” = “米飯”, 且表示“米飯”的成分不是“飯”的同源詞。
- ▲ “早餐” ≠ “米飯”, 米飯使用喫晝或其合音形式。(B2)
- △ “早餐” ≠ “米飯”, 早餐使用時間性體詞。(B1)
- 未見到相關語料, 存疑。

引用文獻

- Campbell, Lyle. 2004.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Chung, Raung-fu (鍾榮富). 1996. *The Segmental Phonology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 (《臺灣閩南語的音段》).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Ltd.
- Hsiao, Yu-chao (蕭宇超). 2004. A correspondence approach to tone contraction in Southern Min and Mandarin (《從“對應”觀點看閩南語與國語之聲調連併》).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NSC 92-2411-H004-023.
- Yip, Moira. 1988. Template morphology and the directionality of association.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6: 551-577.
- 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2. 《永泰縣志·方言志》，北京：新華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95. 《漢語方言詞匯》（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
- 吳瑞文 2010. 《論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語言暨語言學》
11. 2: 297-334.
- 李如龍、梁玉璋、鄒光椿、陳澤平 1995. 《福州方言詞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杜佳倫 2006. 《馬祖北竿方言音韻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岩田禮 1995. 《漢語方言“祖父”、“外祖父”的地理分佈——方言地理學在歷史語言學研究上的作用》，《中國語文》3: 203-210。
- 林寒生 2002. 《閩東方言詞匯語法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 林連通 1993. 《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周世箴譯注，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原著 2006. 《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周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3. 《周寧縣志·方言志》，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柘榮縣志·方言志》，北京：中華書局。
- 秋谷裕幸 2005. 《浙南的閩東區方言》，臺北：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
- 秋谷裕幸 2008a. 《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臺北：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

- 秋谷裕幸 2008b. 《閩東語福寧方言群の調査研究》, 未刊研究成果報告書, 日本: 愛媛大學, 法文學部。
- 連江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2001. 《連江縣志·方言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 屏南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9. 《屏南縣志·方言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 馮愛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馮愛珍 1998. 《福州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袁家驊等編 2001. 《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 北京: 語文出版社。
- 袁家驊、趙世開、甘世福譯, Bloomfield, Leonard 原著 1997. 《語言論》,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曹逢甫、石曉娉 2009. 《臺灣閩南語“仔”前變調的趨同變化——社會語言學及音韻學的調查》, 《漢學研究》27.1: 299-329。
- 陳正統主編 2007. 《閩南話漳腔辭典》, 北京: 中華書局。
- 陳澤平 1998. 《福州方言研究》,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寧德市志·方言志》, 北京: 中華書局。
- 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壽寧縣志》, 廈門: 鷺江出版社。
- 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3. 《閩清縣志》, 北京: 群眾出版社。
- 福鼎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9. 《福鼎縣志·方言志》, 福州: 海風出版社。
-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8. 《福建省志·方言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 鄭良偉 1997. 《臺語、華語的結構及動向 I: 臺語的語音與詞法》(臺北: 遠流出版社), 收錄: Sub-syllabic Morphemes in Taiwanese (合音——臺語的次音節要素), M2-26 頁。
- 霞浦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9. 《霞浦縣志·方言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 羅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8. 《羅源縣志·方言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On the Etyma of $maŋ^2 nau^5$ “Steamed Rice” in Xia Pu Dialect and a Related Issue

Rui-wen Wu
Academia Sinica

According to this author's fieldwork in Pei Pi Village (北壁鄉), Xia Pu County (霞浦縣), a very interesting finding is that unlike most Chinese dialects, the cognate 飯 $puŋ^6$ is not used to mean “steamed rice” but to mean “breakfast”. The word to indicate “steamed rice” is a rare disyllable “ $maŋ^2 nau^5$ ” among Eastern Min dialects. This phenomenon is worthy to be looked into by increasing review of dialect materials and expanding the comparative scope.

Through correspondence with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ical system, this paper aim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etyma of the disyllable “ $maŋ^2 nau^5$ ” are 暝 and 晝 respectively. The compound “ $maŋ^2 nau^5$ ” consisted of two elements: the former (which indicates “dinner”) is “ $maŋ^2$ ”, and the latter “ nau^5 ” denoted “lunch.” It is obvious that the lexical replacement occurred in Xia Pu dialect. From the lexical shift point of view, the innovation of the replacement is induced by the semantic confusion between “ $puŋ^6$ ” (飯) and “ $tʂa^3$ ” (早). The process of the replacement could be reconstructed as follows:

	STEAMED RICE		BREAKFAST		MORNING
Stage I	$puŋ^6$	:	$tʂa^3$	←	$tʂa^3$
Stage II	$puŋ^6$	→	$puŋ^6$	:	$tʂa^3$
stage III	$maŋ^2 nau^5$	:	$puŋ^6$	:	$tʂa^3$

Further, the etymon of “steamed rice” in several north Eastern Min dialects seems not to be explained reasonably until now, for instance, Fu An

中國語言學集刊第四卷第二期, 2011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2, 2011

“maŋ⁵”, Zhe Reng “maŋ⁵”, Shou Ning “maŋ⁵”, Zhou Ning “maŋ⁵”. The disyllable “maŋ² nau⁵” in Xia Pu may bring the puzzle into light. In view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 I have every reason to speculate that “maŋ⁵” in north Eastern Min dialects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primitive form “maŋ² nau⁵”. The phonological strategy is syllable contraction.

Key words: Eastern Min dialects, comparative method, semantic development, lexical shift, historical linguistics